

戴傳賢辭世前後

(本文插圖刊第5頁)

●鄭彥棻(總統府資政)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是戴傳賢季陶先生逝世四十週年的紀念日，在蔣復璁先生主持的座談會中有人想知道戴先生在南京爲什麼不飛到臺灣而飛到廣州，我針對這一問題說了幾句話，但限於時間，語焉不詳，謹恭撰短文以供研究戴先生史事者參考。

吸煙點火「油盡燈枯」

民國卅八年二月十二日是我永難忘記的一天。那時候，中國國民黨中央和政府播遷廣州，監察院長于右任因事來廣州，公畢定於十二日晨回南京。是日上午八時左右，我趕到東山東園招待所送行。抵達時，右老已站在汽車旁邊，準備動身，劉紀文先生忽自東園後座戴季陶先生臨時寓所走出，對我們說：「戴先生服安眠藥過量，已經神志不清。」大家聽了面面相覷，心情非常沉重。右老轉身走到戴寓樓下，正欲登樓探問，從者謂飛機急待啓行，必須立即上車趕往機場，右老雖未及登樓，却揮手囑我不必送行，趕急照料戴先生的病。

當時，我非常憂慮，進了戴先生寓所後，知

道醫生還未到來，立即親自乘車馳往中山大學附屬醫院，催請醫生前來診治。到達醫院，知道所請的吳大夫已經前去，又即轉回東園，登樓進入戴先生的臥室，見醫生已進行救治工作，由注射而至洗腸等手術，都非常認真，但戴先生仍然昏迷不醒，從醫生的表情看，已知希望甚微。在醫生未表示診斷結果前，我看到戴先生的臥室，設備簡潔，平排放着兩張單人床，蚊帳低垂，戴先生與趙夫人各睡一床。

趙夫人曾患中風及腦膜炎，雖然已經脫險，但偏痺未能復原，且有高血壓症，行動不便，情緒更不堪激動。她不斷注視醫生的救治過程，手術完畢後，她說：「戴先生近來間常昏迷，有一次經過一天多始再醒來。」又說：「今晨五時，戴先生還叫人烤麵包，送來五塊，吃了半塊，又復睡下，至八時許，才發覺他神色有異。」我們怕趙夫人高血壓症不堪刺激，便和醫生一起下樓，再行談論病情。我在徬徨中又以電話邀請前任中大附屬醫院院長姚碧澄同學前來，再加診視與施救，同時其他名醫也多前來協助，並和先來的醫生交換意見，都認爲已盡救治之能事。於是，

大家下樓商議，認爲必須勸趙夫人先遷往醫院，以便進行下一步工作，幸賴醫生之力，說服她立即遷到醫院去。然後由戴公子安國同志檢查有無遺囑遺書。

又因劉紀文先生曾說過戴先生服安眠藥過量的話，也看看會服用那種藥品，結果不但沒有遺言，即常服之安眠藥也尙餘大半瓶，再衡量各種情況及趙夫人所見所聞，大家都認定並非服藥過量。在勸說趙夫人遷移及檢查遺物時間，醫生們一直注視戴先生病況之變化，至上午十時四十分，他們始宣告絕望，簽字證明。正午向守候在東園的新聞記者宣佈戴先生的噩耗。

同日下午三時，召開中央第一七八次常會，由我報告戴先生逝世經過，決議成立治喪委員會，以孫哲生(科)先生爲主任委員，我則負責處理各項事務工作，定於二月十四日大殮，擇日遷葬四川原籍，並將戴先生逝世情形電報總裁蔣公。這次常會是遷穗後第二次會議，第一次會議(即一七七次)是在二月八日舉行的，相距不過四天，戴先生還在第一次常會紀錄簿簽名，不過執筆時手已發抖。在那一次常會開會前，因爲是遷

他後第一次會議，我特先向他報告，於談話中，他要吸香煙，我即代燃火，但打火機連按數次，都難生火；他含笑說：「已經油盡燈枯了。」這是陳布雷先生的遺言，我當時聽來有非常異樣的感覺，同時見他從煙灰碟取煙復吸時，竟把燃燭的一頭，放到嘴裏去，好似已失了控制力一樣。然而他對遷穗後的黨務，表示非常關切，足見他對黨國大事負責到底，並不以病弱而放棄。後來聽于右老說，在十一日晚上，他知道右老翌晨回京，還踱進右老的房子，但賓客滿座，右老未及單獨和戴先生暢談，他只坐一會兒，便自歸去，我想戴先生對國事黨事是沒有一刻忘懷的。

危城養病憂國傷時

過去無論在重慶或南京，我常用星期假日訪候黨國先進，冀獲教益。還記得在戴先生南來廣州之前，我於一個週日，特地前往南京孝園拜候，他使人吩咐在外客廳稍候，但等了很久，還沒有消息，正想進去時，戴先生已由一位常伴隨他的中醫生和一位隨從左右扶着出來，我即趨前道候，見他面部貼有藥布。他要我跟他他在院中散步，絮絮說說近來身體和精神狀況，並垂詢各種情況，充分流露憂國傷時之情，令人感動。這樣子在院子裏或行或坐，盤桓了近一個多鐘頭。我曾私下指他面部傷處，詢問那位醫生，據說，戴先生身體極度衰弱，夜晚起來，在黑暗中摸索，被器物擦傷。當時我非常難過，乃勸他前往臺灣休養，他不假思索的說：「不必！」跟着追述在民國十六年八月，北伐中挫的龍潭之役，京畿震動

：他決心不離危城，結果轉危為安。說話時，精神振奮，信念堅強，有凜然不可犯之神態。他或許誤會我勸他早離危城，其實我是擔心他的健康。我辭出後，內心很感不安。乃將情況轉報總裁，並電商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先生，迎他赴廣東小住。接宋主席覆電，極表歡迎，並飭廣東省府駐京辦事處何主任面謁促駕。據我所知，他要離京，雖想返四川原籍，但對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尤其對他曾慘澹經營的廣州國立中山大學，都有像故鄉一般濃厚的情感，於是在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偕同趙夫人乘美齡號專機，飛抵廣州。

不忘我是他學生

回憶民國十五年，戴先生接長中山大學時，我已由學校資送法國留學，但校內設有海外部，經常輔導資送外國留學之畢業生，故在我由法轉

往日內瓦國際聯盟任事之前，常獲校長對我們學業及工作報告之指示，有時比對在校同學更為親切。惟在重慶或南京，常常有事請示戴先生，他好像只視我為黨的同志，向未公開指我是他的學生，直到此次來廣東以後，有好幾次，很鄭重的向人指明我是他的學生，態度比前更為親切，每次見面時，好像有說不完的話一樣。那時候，我內心既感殊榮，亦感慚愧，更認為在困苦艱難的時會，我們中山大學校長是有意拿師生之誼來驅策弟子向前奮鬥。因此，那時候雖然困難重重，精神却十二萬分興奮，總相信此後傳道解惑，自有嚴師！那裏知道，親炙函丈的時間是那麼短促呢！

戴傳賢先生的道德文章，萬古長新，足為後人矜式。在擴展民主自由反共建國的進程中，更是一道永遠照耀着的智慧之光！追念音容，歷歷在目，依稀還在他的面命耳提中呢！

聖文拾夢抒懷

李 潔 著
出版 隆重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滙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